

租房时，和房东住在一起，好还是不好？

来上海的第一年，我住静安区，租的是月租 900 的精装双卧房。

那天，房东一脸暧昧，跟我说：「你才十八岁，这就值 3000 啦。」

我愣了一会，才明白他的意思。

租房软件上，这间房的次卧租金，是 3900 一个月。

02

我叫郭丛笑，十八岁。

刚到上海，住 35 块一天的青年旅社。

十二人寝。每天在汗臭中醒来，去洗永远洗不上的热水澡。

接着，去找住的地方，或者一份包住的工作。

张子明，或许是我命中的贵人。

我做梦也没想过，合租，900 块，能租到那么好的房子。

他三十多岁，是一名艺术品中介。整租了一套两居室，要将次卧出租。

这套房子有宽敞的客厅，干净的卫生间，一扇硕大的洗漱镜下，还做了双人洗手台。

次卧里还贴着上任租客留下的粉色壁纸，和猫咪挂画。

而这一切，比青年旅社还要便宜 100 块。

我读着合同上看不懂的条款，张子明贴心地问我怎么没去读大学，刚成年就出来打工。

刹那间，所有委屈都涌了上来。

我死死地攥着笔，告诉他：「我考了啊，我明明考上了大学的。」

576 分，足够上个不错的大学。

但爸妈却把我关在家里阻止我报志愿，只留给我两个选择。

要么打工，要么嫁人。

我没得选，我只能跑，跑到一个我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

我在合同上签下名字。

一笔一划，力透纸背。

我咬着牙说：「我死也不会回去了。」

张子明叹了口气，轻声说：「没关系，以后有事就跟明哥说，乖啊。」

他拿起合同，拍了拍我的后背，便一身轻松地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身体僵硬。

因为他拍我的动作，像是在摩挲。

温柔地、爱怜地、不容拒绝地，摩挲一只小猫。

似乎在告诉我，那是折扣掉的三千块钱，所赋予他的权利。

03

那天之后，张子明总会在不经意间越线。

递水杯时，会轻轻摸一下我的手。

吃饭时，会突然帮我擦嘴。

会在我上厕所时，假装若无其事地过来开门。

甚至半个月后，我晾在阳台的内衣裤，也开始莫名丢失了。

我鼓起勇气问了张子明。得到的也只是「可能被风吹走了」之类的离谱回答。

但我没有再追究，我不敢。

张子明总是喝醉，一米八的个头，眼睛布满血丝。我太害怕了，怕他身上那股原始的压迫感。

我只能安慰自己，尽快找到工作，换个房子，一切就都会结束了。

可张子明没留给我太多时间。

那天我面试回来，刚准备入睡，就听到了一声异响。

我猛地看向门锁。

那是钥匙插入锁芯的声音。

有人在开我的门锁？是张子明？

「明哥！？ 」我强装镇定喊了一声，没得到任何回应。

开锁声停止了。

我赤脚下床，用椅背抵住门锁，半蹲，手里捏一把剪刀，死死盯着门外。

十分钟。

足足过了十分钟，我再次听到了声音。

那是一道轻微的脚步声，正从我们前移开。

就是张子明！

他刚才.....一直守在门外！

04

这一晚，我没有睡觉。

我的小腿已经蹲得发麻，我将厚重的实木床头柜移开，挪到门口堵上椅子。

这时，一个日记本从床头柜后掉在了地板上。

我没有细看，只是一直死死盯着床头柜。

直至天明。

听到张子明出门的声音后，我才钻进卫生间，草草洗漱一番，对着镜子画好淡妆，出门面试。

下午再回到出租屋时，我带回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我悄悄开门，踮着脚环顾一周，张子明似乎还没回来。

我松了口气，连忙卸妆洗澡，回到卧室，反锁房门，喝了口床头的凉白开，一头扎到床上。

盖好被子，关掉顶灯，闭上眼睛。我只希望，能好好睡上一觉。

但让我彻底毛骨悚然的事，发生在仅仅几个呼吸后。

我察觉到屋子中的异样，接着屏住了气息。

然后我听到，床下，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呼吸声。

是张子明！

他一直藏在我的床下！！

05

我不禁握紧枕头下的刀，将它揣进怀里。

接着，我发出一声微弱的呓语。

我要装作腹痛，去上厕所，离开这间卧室。

我下了床。

可脚刚落在地面上，我就意识到坏了。

他一定会发现，我全身都在抖。

我连拖鞋都没穿，快步向门口走去，轻轻打开门。

客厅暖黄色的灯光洒在我脸上。

与此同时，我听到了人生中最绝望的一句话。

「笑笑，你带刀干什么？」

06

绝望，在全身蔓延。

我不敢回头，只能拔腿向外跑。

仅仅两步，张子明就追了上来。

他直接将我拽入了卫生间，把我粗暴地推倒在地。

疼痛瞬间袭来。

手里的刀，也被压下来的张子明打飞。

明晃晃的灯光下，张子明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狰狞大笑。

他压着嗓子，恶狠狠地说：「郭丛笑，你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

「你没在等这一天吗？」

「你难道，不是一直在等这一天吗？！」

「小贱人！」

张子明重复着这句话，腐臭的酒气喷在我的脸上，紧接着，他低下头，用力侵犯我的脖颈。

我的双手，只能无意义地扭曲摆动。

刀，滑到了卫生间的最边缘。

身边没有任何重物。

只有张子明的手，牢牢钳制住我。

那是我人生中，最无力的三十秒。

直到，我摸到了还带着水珠的浴帘。

我瞬间意识到，这张廉价的塑料浴帘，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拼尽全力地往下拽，

就在张子明撕开我上衣的那一刻，

撕拉！

浴帘被我一整个扯下来，罩在了张子明的头上，

紧接着，我用手死死搂住张子明的头。

他疯狂挣扎，双手时不时抽在我身上。

我忍着疼痛，继续将浴帘缠绕在张子明的脖子上。

我开始用力，

用力，

再用力。

07

张子明的头，裹着浴帘，躺在我白皙的膝盖上。

他死死盯着我，一脸的惊恐无助。

我只是埋下头，靠近他的耳边。

「我确实是在等这一天呀，还好没等太久。」

我用平静的、安慰的语气，轻声说。

「我知道的，你在浴室里装了摄像头，对吗？」

「狗杂种。」

08

那天，我看见了。

那本掉落的日记本上，记录了上一任租户，是如何被张子明用「以性换租」的方式侮辱的。

也记录了，她是如何被张子明用卫生间的偷窥录像威胁的。

张子明该死。

而我，也想让他死。

白天洗澡的时候，我在升腾的水汽中，将浴帘的挂钩一个个掰松。

确保我能一把拉下。

接着我买了刀，等待着和张子明博弈。

逃跑，也是故意的。

是为了引着张子明来到卫生间，然后让墙角的摄像头，记录下这一切。

09

张子明的呼吸渐渐停息了。

他眼中的绝望，比我十分钟前演出来的还多。多得多。

我轻轻说：「亲爱的，别担心。」

「这是一场完美的正当防卫。」

终于，张子明模糊的瞳孔失去了焦点，双手无力地垂下来。

我装作惊恐地起身，想去房间拿手机报警。

我会没事的，

我是完美的受害者。

但刚起身，一股莫名的失重感顿时涌了上来。

大脑嗡嗡作响，眼前的景象开始逐渐模糊。

怎么回事？

我想起床头那杯白开水。

张子明在里面下了药？

可惜，他太心急，露出的破绽太多。

我看着张子明的尸体，扯出微不可见的冷笑，随即晕倒在冰冷的地砖上。

10

我是被窗外的汽车鸣笛声吵醒的。

脑袋还有点疼，但已经彻底清醒过来。

我费力起身，准备赶紧报警。

刚迈了一步，我转头回来。

不对.....

不对！

浴帘被挂了回去，刀子摆在地上。

尸体.....

尸体不见了。

11

我有些慌了，忙洗了一把脸，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检查了一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留有搏斗的痕迹。

晚上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

但如果张子明没死，还先我一步醒来，他没理由放过我啊？

他的房间，我的房间，客厅，厨房，都没有人。

猛然间，我想到了最关键的东西——那个藏在卫生间天花板一角的摄像头。

我搬来凳子，拨开天花板那块松动的瓷砖。

后面，除了一个狭窄的洞口，再无他物。

本该摆在这里的摄像头，不见了。

就在这时，兜里的手机响了。

我打开手机。

看到，竟然是张子明，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那是一段被剪辑过的视频，

只剪出了我闷死他的过程。

12

他说：「笑笑，继续住在这里吧。」

我吸了口气，皱眉回复：「你什么意思？」

「二十四小时。只要你离开这房子二十四小时，视频就会移交给公安局。」

这是张子明发给我的最后一条消息。

后面无论我发什么，他都没有再回复了。

现在我既不知道张子明的情况，也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我只能继续住在这个空旷的两室一厅里。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无论干什么，都有一种被凝视的感觉。

是凝视，不是监视。

就像有人默默地看着你，不干涉，也不离开。

我检查了每一个角落，按照网上的方法试了又试，都没有再发现任何一个摄像头。

凝视的感觉，却一直存在。

直到有一天，我洗完澡在浴室吹头发，忽然断电了。

一刹那间，吹风机的声音，排气扇的风声，都消失了。

我吓了一跳，又很快恢复过来，打开手电筒，在镜子前，慢悠悠地用毛巾包好了头发。

但是，我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在陷入寂静的那一瞬间，在一片漆黑中，在倒映我裸体的镜子后面，

传来了东西掉落的声音。

13 谢传秋

我画过最满意的画，是一副女人的裸体肖像。

她是我的室友，住在对面那套两居室的室友。

两年前，我租下这套房子，闭关画画。但我越画越烂，每一幅都过不了自己这关。

终于有一天，我崩溃了。

在一个雷雨夜，压抑太久的我，打砸家具，胡乱发泄。

卫生间的镜子碎了，镜子后面，露出了一个暗屋。

特别小，不足四平米，还留有一些水泥、木板之类的装修器材。

我翻了进去，看到暗屋对面的墙上，有个半人高的窗口被一面镜子封上了，那应该是邻居家卫生间的镜子。

我记得，邻居家是个还没有租户的出租屋。

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后几天，我将邻居家卫生间的镜子拆了下来，换上的一面我买来的双面镜。

对面的人，看到的是一面正常的镜子；

而在我眼中，那只是一面透明的玻璃。

14

起初，一个男人搬了进来。

我看他埋摄像头，看他下药，看他威逼利诱每一个租户。

我愤恨不已，又兴致勃勃。

后来，一个叫郭丛笑的女孩搬进来了。

她不算标准的美人，但她是我见过，最有力量的女孩。

我有预感，她是不一样的。

那天，我坐在暗屋里，看着正在沐浴的郭丛笑，脑海里勾勒出了一幅裸体肖像。

及格了，但还不够。远远不够。

她像一座沉默的火山，内里岩浆滚烫，迫不及待地想要喷发。

我想要更多。

于是当那个变态畜生自言自语说要对郭丛笑下手的时候，我没有干涉。

一整天，我都守在暗屋里，等待着镜子那边的进展。

终于，那个瞬间到来了！

在那个瞬间，郭丛笑被张子明压在身下，刀被甩开，双手被钳制，郭丛笑眼中喷薄出汹涌的恨意.....太、太美了！！！！

我屏住呼吸，整个身体却为之激动。

五分钟后，我的激动，变成了一身冷汗。

我眼睁睁看着郭丛笑，亲手用浴帘闷死了那个畜生。

「狗杂种。」

她昏过去了。

110。

暗室中，我想过报警。

但我明白，一旦报警，郭丛笑就会永远地从我视线中消失。

我悄悄处理了一切。

卫生间已经一片干净。

我的真命模特郭丛笑，还悠哉地生活在那里。

我还享受着，只有我知道的，二人时光。

我知道她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外企做前台。

知道她有了几个追求的对象，也有了几个闺蜜。

知道她没有放弃学业，还在准备着成人高考。

我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她也不仅仅是一个被我凝视的对象。

我确信我正和她生活在一起，隔着一面镜子的距离。

今天是星期六，按习惯，她会在洗完澡后，去客厅听网课。

但她没有。

她赤裸地站在镜子前，披上了一件我从没见过的，真丝材质的黑色睡衣。

我知道她讨厌黑色。

接着，她拿起一把水果刀，揣进了睡衣的内兜。

她走出了浴室。

她要干什么？

畏罪自杀？

三分钟后，我的门铃被人摁响了。

我连忙从窗口翻出来，整理好镜子，来到门前。

「谁啊？」

「你好，我是你对门的邻居。」

门外，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是郭丛笑。